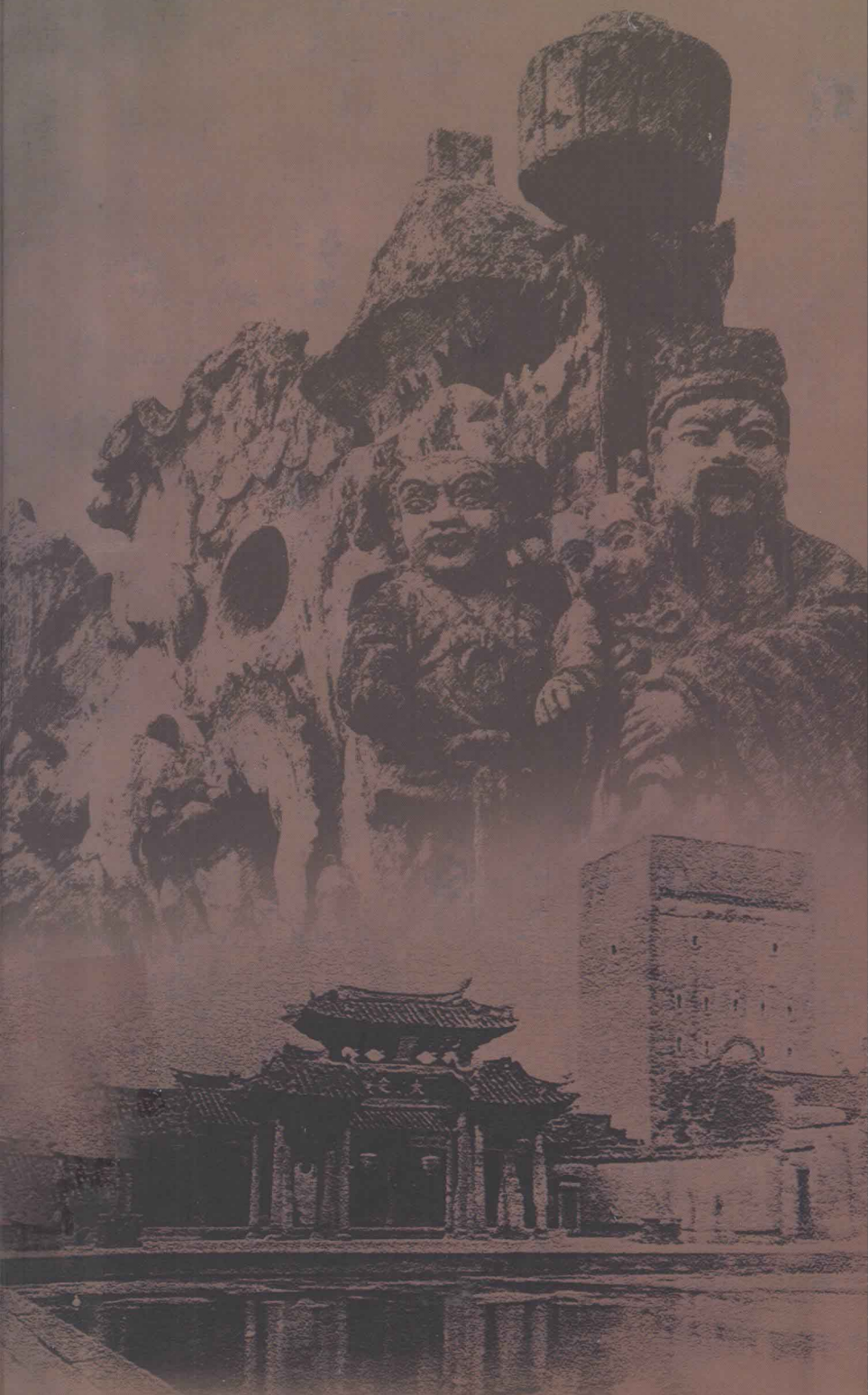


顺
德
文
丛
第
三
辑

顺德祠堂

苏禹 著



人民出版社

顺德文丛（第三辑）

顺 德 祠 堂

苏 禹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顺德文丛》顾问

欧广源 郑国雄 黎子流 陈用志 冯润胜 陈云贤
刘 海 梁毅民 周天明 梁维东 黄喜忠

《顺德文丛》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芙 丘国新 叶春生 司徒尚纪 刘斯奋 肖承罡
岑 桑 邱 捷 陈忠烈 洪三泰 骆 伟 黄天骥
徐南铁 谢望新 谭元亨

《顺德文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梁惠英

主 编：招汝基

副 主 编：饶林海 赵里平 沈 涌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曼宁 李健明 何劲和

沈 涌 麦润沾 张新杰 吴锡标 招汝基 赵里平

饶林海 梁惠英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文化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既能帮助我们回顾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顺德自古人文蔚盛，名人辈出，地方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敏于思、善于行的顺德人不断将丰富鲜活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总结提升，大大丰富了顺德文化内涵，进一步彰显了地方文化的特色和个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培育城市精神，需要文化的润泽。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是文化之核心。历史证明，只有文化才能将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精髓吸纳存留，汇成城市的精神长河，滋润着城市文明的萋萋芳草和茂盛树林，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前行。顺德精神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沉淀，不仅成为顺德人的精神归宿，也成为顺德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基石。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城市功能面临着深刻的调整，顺德更是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顺德亟需通过文化的提升与创新，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城市文化精神并以之凝聚各方共识、积聚各种力量，不断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顺德城市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新一轮的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顺德，需要文化的支撑。省委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十二五”时期的核心任务。建设和谐幸福社会，既需要加快发展，创造幸福生活的坚实物质基础，更需要倡导科学理性的幸福文化，构筑幸福精神家园，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要求更高，期待更高，对精神文化需求充满了新的渴望。这就需要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上来深化对

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文化自觉，让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理想情操、审美情趣通过注入时代元素，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文化给养和城市的新鲜血液。这就需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向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

深化综合改革，需要文化的引导。改革源自思想观念之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嬗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的制度和体制提供了锐利武器，同时又以新的价值判断和蓝图描绘开辟了新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作为全省综合改革发展的试点城市，省委省政府对顺德寄予厚望。在综合改革发展的全局中，顺德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对改革发展的引导作用，先后提出“从拼经济转型到文化转型”，“不仅要担当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更要担当文化发展的领跑者”，充分显示了顺德区委区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化发展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提升思想认识，树立新的改革观，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新的改革判断标准，推动综合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以文化创新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创新，率先建设创新型顺德，进一步增强顺德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努力为广东切实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率先探路，作好表率。

有计划地推出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著作，是保护传统文化、彰显文化个性、扩大区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顺德推动文化建设的实干精神和战略眼光。从2005年至今出版的三辑《顺德文丛》，涉及文化多个领域研究成果，勾勒出了顺德区域文化渐渐走向成熟的轨迹。希望《顺德文丛》继续朝着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在梳理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顺德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文化建设领域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为广东县（市、区）域文化建设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参考文本，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顺德建设文化名区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1
-----------------	------

前 言·····	1
----------	---

第一篇 历史源流·····	5
---------------	---

（一）建县前概况·····	5
（二）联宗立庙，出手不凡——明中后期掀起的顺德祠堂第一波·····	8
（三）顺商崛起，文人荟萃——清代中叶，顺德祠堂的黄金时代·····	13
（四）最后的辉煌——清代晚期的又一个高峰·····	17
（五）风雨飘摇，史迹流芳——辛亥革命后的顺德祠堂·····	21
1. 民国前期·····	21
2. 日军侵华年代·····	22
3. 解放战争时期·····	27

第二篇 族谱寻根·····	29
---------------	----

（一）现存顺德诸姓族谱概况·····	30
（二）从现存的族谱和祠堂看碧江·····	37
1. 现存谱乘文献·····	37
2. 碧江苏氏与广州武功书院·····	39
4. 晚明以来碧江苏氏状况·····	45

5. 客现地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48
(三) 族例 宗子 值事·····	48
1. 族例与公尝·····	48
2. 宗子——大宗、小宗、“生太公”·····	55
3. 值事·····	58
4. 做会·····	60

第三篇 特色荟谈·····62

(一) 祠无定向·····	63
(二) 祠名杂说·····	66
(三) 建筑形制·····	69
1. 碧江苏氏尊明祠（五间祠）·····	70
2. 逢简刘氏大宗祠·····	71
3. 林头郑氏大宗祠·····	72
4. 右滩黄氏大宗祠·····	73
5. 沙渚陈氏大宗祠·····	73
(四) 砖瓦木石·····	74
1. 鳞鳞满目走龙蛇——壳花墙·····	75
2. 砖瓦·····	76
3. 木料·····	77
4. 石料·····	80
(五) 构架形式·····	83
1. 头门·····	84
2. 从石檐柱到石檐枋·····	86
3. 前堂和后寝·····	88
(六) 巧匠神工·····	91
1. 灰塑·屋脊·····	92

2. 砖雕·水磨砖墙·····	95
3. 石作·石雕·····	98
4. 木雕·····	101
5. 壁画·····	103

第四篇 当代沉浮·····108

(一) 解放初期·····	108
1. 早期的利用和保护·····	108
2. 水利工程与祠堂·····	109
(二) “大跃进”中的顺德祠堂·····	110
(三) 十年浩劫·····	112
(四) 改革前沿·····	114
(五) 今人惜宝，古祠逢春·····	119
1. 区财政给予补贴的文物保护单位·····	120
2. 由镇财政拨款与村居共同修复·····	126
3. 村居投入和宗亲集资·····	128

第五篇 遗珍巡礼·····134

(一) 闹市勾沉·····	134
1. 县城望族·····	134
2. 容桂名门·····	139
3. 糕村文脉·····	144
4. 勒水流芳·····	148
(二) 北江源远·····	152
1. 百濠拾遗·····	153
2. 陈村古迹·····	159
3. 侨乡祠宇·····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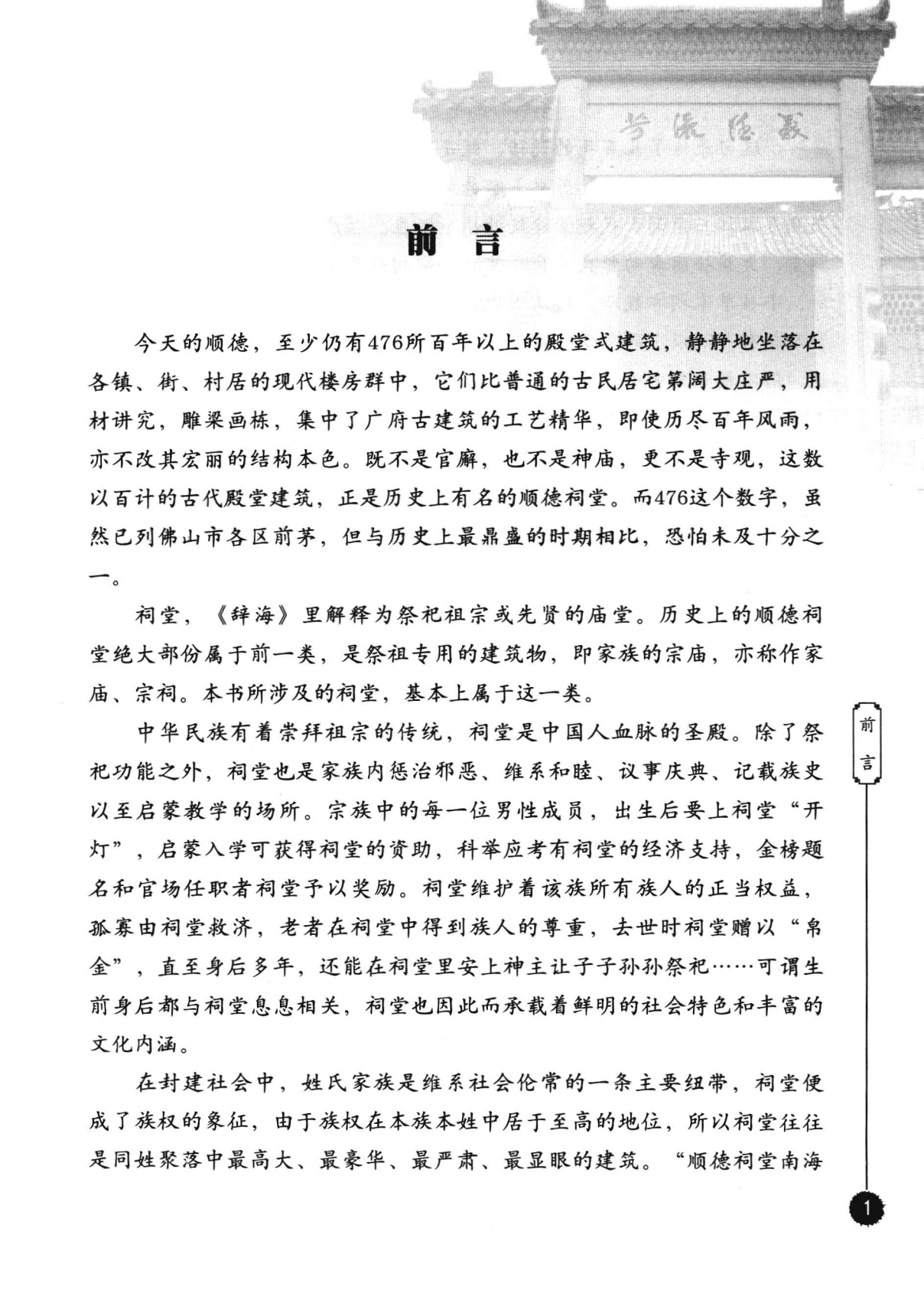
（三）甘竹聚英·····	174
1. 两龙显赫·····	174
2. 状元故里·····	180
3. 均安揽胜·····	189

附录

碧江祠堂名录·····	196
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顺德祠堂名录·····	201
参考文献·····	204

后记

《顺德文丛》第三辑编后记 ·····	209
《顺德文丛》三辑书目 ·····	211



前言

今天的顺德，至少仍有476所百年以上的殿堂式建筑，静静地坐落在各镇、街、村居的现代楼房群中，它们比普通的古民居宅第阔大庄严，用材讲究，雕梁画栋，集中了广府古建筑的工艺精华，即使历尽百年风雨，亦不改其宏丽的结构本色。既不是官廨，也不是神庙，更不是寺观，这数以百计的古代殿堂建筑，正是历史上有名的顺德祠堂。而476这个数字，虽然已列佛山市各区前茅，但与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相比，恐怕未及十分之一。

祠堂，《辞海》里解释为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历史上的顺德祠堂绝大部分属于前一类，是祭祖专用的建筑物，即家族的宗庙，亦称家庙、宗祠。本书所涉及的祠堂，基本上属于这一类。

中华民族有着崇拜祖宗的传统，祠堂是中国人血脉的圣殿。除了祭祀功能之外，祠堂也是家族内惩治邪恶、维系和睦、议事庆典、记载族史以至启蒙教学的场所。宗族中的每一位男性成员，出生后要上祠堂“开灯”，启蒙入学可获得祠堂的资助，科举应考有祠堂的经济支持，金榜题名和官场任职者祠堂予以奖励。祠堂维护着该族所有族人的正当权益，孤寡由祠堂救济，老者在祠堂中得到族人的尊重，去世时祠堂赠以“帛金”，直至身后多年，还能在祠堂里安上神主让子子孙孙祭祀……可谓生前身后都与祠堂息息相关，祠堂也因此而承载着鲜明的社会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姓氏家族是维系社会伦常的一条主要纽带，祠堂便成了族权的象征，由于族权在本族本姓中居于至高的地位，所以祠堂往往是同姓聚落中最高大、最豪华、最严肃、最显眼的建筑。“顺德祠堂南海

庙”，这句流传了几百年的说话，就是指顺德人特别重视建宗祠、南海人特别重视建庙宇的传统，历史上顺德的祠堂和南海的庙宇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是珠江三角洲古代殿堂建筑的精华所在。《广东新语》说：顺德最重祠堂，大族壮丽者动费数万金。其大小宗祠代为堂构，千人之族，祠十数所，小姓单家祠亦数所。按屈大均的这段文字来计算，那时候顺德平均每百人就有一所以上的祠堂！咸丰《顺德县志》也引用罗天尺《五山志林》说：俗以祠堂为重大，族祠至二三十区，其宏丽者，费数百金……而莫盛于碧江。也许是祠堂太多太普遍了，各版本的《顺德县志》都极少关于族姓祠堂的具体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目前很多介绍祠堂文化的读物，普遍认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福建是祠堂最多的地方。其实，顺德祠堂也是蔚为壮观的。《五山志林》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而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西省的统计，全省78个州县各姓祠堂共9083处，平均每州县有祠堂116处¹。全盛时期一个州县的祠堂数量，竟不及今天顺德现存祠堂之数，仅与同期顺德的一条乡村（如今的一个社区居委会）——碧江的祠堂数量持平（见附录1），更远远赶不上晚清《龙山乡志》中所列全乡21坊的500多所祠堂。

从表面来看，顺德的祠堂在功能和格局上基本大同小异，也都带着广府地区族姓祠堂的共性。实际上，除了河网水乡的地理特色外，往更深的层次里看，我们可以发现，从历史上的“岭南壮县”到今天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顺德的发展足迹，就在古老的祠堂里留下各种印记，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更造就了古代建造祠堂和今日保护文物的顺德特色。

那么，除了数量优势外，顺德祠堂的真正特色又在哪里呢？这正是本书的关心所在。比如顺德处于珠三角水网地区，特殊的地貌特征决定了顺德祠堂的选址和定向不像内陆地区那样古板单调。而受沿海经济文化的影

1 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响，一方面大量使用从东南亚进口的硬木作建材，另一方面又利用从本地河床下采挖出来的古牡蛎壳砌筑墙体，这又形成了顺德祠堂的一大特色。

又比如顺德的一个古乡村碧江，这里现存的祠堂就包括了从明代到清末民初的历代建筑，碧江人从耕读致仕到儒商再到外贸型的经济文化发展脉络，也一一在这些祠堂建筑中反映出来。再比如，建族祠和修编族谱在族姓中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而顺德不少祠堂的族人还保存着谱乘，这些家乘族谱不仅记载着家族内先贤的业绩，而且往往记载着族祠的沿革。结合族谱的记载来考察研究顺德祠堂，总比舍近求远东抄西录的做法更能探索出顺德祠堂的个性特点和精华所在。

顺德祠堂的建筑艺术是很讲究的。它显示出严格的建筑等级观念，既在格局上体现了殿堂建筑的庄严性，又能在选址方面因地制宜，与自然环境和諧相融；既保留着中原地区古老的建筑语言，又突显出岭南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古代殿堂营造法式、传统的工艺、特色鲜明的建材和装饰艺术都被古代的匠师们巧妙地荟集到顺德祠堂中。

顺德祠堂的历史轨迹是很深远的。顺德大部分姓氏的族谱里都明确地记录着南宋时自珠玑巷到顺德的南迁史话；明清两代的顺德祠堂建筑，承载着顺德古人在科举功名、仕宦官职、公益义举上的荣耀，把顺德民俗风情和顺德人观念转变的轨迹呈现在今人面前，堪称是一部顺德通史。

顺德祠堂的文化积淀是很厚重的。作为姓氏聚落中的标志性建筑，顺德祠堂集岭南古建筑艺术的精华，成为岭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古老的殿堂庭轩里，一代又一代士、儒、农、商乃至革命先烈们的足迹，印证了各个历史时期顺德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

顺德祠堂又是记载着五百年顺德的一部百科全书，我们今天要回顾顺德的历史、研究顺德的传统文化和民俗，决离不开顺德祠堂这一话题。同样，我们读通了顺德祠堂，就近于读通了广府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水乡的祠堂文化。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顺德人，而且长期生活在祠堂最大最多的碧江。自

从1982年参加顺德县第一次文物普查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顺德祠堂的关注。最近，又直接参与了顺德区第二次文物普查的工作，在欣获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为近23年来消失了的祠堂深感惋惜，蒙《顺德文化丛书》编委安排本书的撰写任务，笔者岂敢拿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信口雌黄？本书试图用通俗的语言，从历史沿革、族谱、家族结构、祠堂文化特色、当代变化和现状保护等几个角度来对顺德的老祠堂作一个力求全面的阐述，并在各镇、街现存的老祠堂中择其特色作出介绍。

根据顺德区第二次文物普查于2005年初作的统计，区内现存祠堂476所，除了个别最具代表性但已不存在的祠堂外，本书所引用的实例，大多数已列入这次普查的范围。近年来顺德各地新建或大范围改建的族姓祠堂，虽然也属于顺德祠堂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类祠堂目前还不具备文物的性质，故未纳入本书所举的实例中。

第一篇 历史源流

（一）建县前概况

顺德县级建制始于明景泰三年（1452），之前地属南海县及新会县的一部分。由于历代王朝对建造家庙都有严格的规定，直至顺德建县的30多年后，朝廷才对民间建造宗祠略有放松，故此，关于顺德祠堂的历史，建县前也就乏善可陈。然而，为了弄清顺德祠堂的历史渊源，还是有必要追溯一下建县之前与祠堂有关的本地历史。

2009年，区文物管理部门曾试掘龙江麻祖岗的一处遗址，初定为先秦文化遗址，但在麻祖岗未能出土更充足的断代文物之前，顺德这地方的人文历史，一般来说也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从各镇出土文物的考证和比较确凿的历史文献记载，顺德区域内在西汉时期已出现多处居民点和砖室墓葬群，分布在杏坛、勒流、陈村、北滘一带。

秦汉以前，只允许帝王、诸侯和士大夫建造宗庙，对此我们不用去管他，因为那时候这地方还不知道完全摘掉了“南蛮”的帽子没有，即使有个叫吕嘉的顺德本地人当上了南越国的丞相，按理说完全够资格建祠了，但这吕嘉却因反对南越国君归顺汉朝，竟自搞了政变，结果遭到汉武帝派兵讨伐。吕嘉逃回老家金斗村——如今的大良街道办事处境内，终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生擒并押赴京城治罪，如此结局，又岂能建祠祭祀？

据《龙山乡志》载：予乡大冈圩乃四方商贾之地，六合堂奥之区也，辟自大唐。说明今天的龙江镇早在唐代已形成了圩市。咸丰《顺德县志·列传二》区册条，引《新唐书》、《广州人物传》说，今天的北滘镇西滘村

和陈村镇登州村的区氏家族中，就有一位名叫区册的年轻人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北上阳山问学于韩愈门下，并荣获先生赐文《送区册序》，此事还记载在该村以及陈村镇登州村区氏族姓的族谱里。

不过，目前顺德地区已发现的晋唐文物比汉代的少得多，就别说地上的建筑遗址了。这是由于晋唐时期南海水位升高，顺德一带的陆地经历了几番海浸和沙泥堆积，使大部分陆上居民回迁到台地高处的缘故。

今天顺德陆地的轮廓大体在五代十国时基本形成。后梁贞明三年（917），刘龚在广州建立政权，国号南汉，年号定为乾亨元年。“乾亨元年，析南海为常康、咸宁二县”¹。“南汉时析南海为常康、咸宁二县，今咸宁地名在简岸，则南汉时咸宁县地也，故有咸宁社之称”²

顺德这方沃土的大规模开发，当始于宋代。严格地说，顺德的族姓大部分都是祖上自中原南迁的移民。据1996年出版的《顺德县志》统计，在顺德繁衍成族的姓氏过百数，该志还选录出有谱牒可稽的25个族姓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宋代及以后迁到顺德的，其中20个族姓均自南雄珠玑巷迁来。虽然清代以来不少学者都认为珠玑巷诸多族姓于宋代南迁之说只是民间流传，但也肯定中原居民陆续度岭迁徙、南宋以来规模较大地抵达珠三角定居，完全是情理中事。

南宋的朱熹开始把家庙称作祠堂，因为这位名儒所提倡的理学影响很



顺德县志书影

1 清·吴兰修：《南汉地理志》商务印书馆 1936.6

2 清·简朝亮：《顺德简岸简氏家谱》。

大，名门望族建造祠堂的风气也就在各地吹开。到珠江三角洲定居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原来的钟鸣鼎食之家，通过现存的顺德诸姓族谱，我们仍可以寻见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北滘镇碧江苏姓的始祖苏绍箕就颇有来头，“绍兴间闽泉之晋江人，少遭兵乱避地入广，因家焉……历官太尉右丞”（明·苏兆鳌《碧江苏氏家谱凡例》）“宣和间历八迁而至殿中监，转太尉掌四方兵事……上特赐绿袍象简进右丞相阶以宠其归”（明·《宋太尉上柱国进尚书右丞苏公墓志铭》）而杏坛镇的杏坛、桑麻以及勒流镇南水、伦教镇三洲的苏氏族姓，则追溯到宋代的眉山苏轼为远祖。至于后来定居北滘镇碧江以及分支到龙江镇的赵姓，更是宋太宗赵匡义第四子商王赵元份的后裔。这些太尉、学士乃至王爷的子子孙孙，敬祖睦亲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长期颠沛流离和异地重建家园的艰辛历程，更加深了他们对血脉关系的重视。不过这时珠玑巷诸姓刚刚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不久，人丁稀少的创业阶段，不可能腾出足够人力物力来建设祭祖的专用大型建筑。

及至南宋后期，一些早期南迁的族姓稳住了根基，耕读文化开始形成，修编家谱和祭祖礼仪又摆上了家族的议事日程。碧江苏氏家族就曾建起了祭祀祖先专用的簪缨堂，应算得上是顺德宗祠的倪端。

顺德现存的祠堂中，始建年代最早的当是北滘镇桃村的报功祠，据历代的重修碑记以及咸丰《顺德县志》的记载，该祠始建于南宋末年，“自宋迄今不替”，历经明天顺、正德，清道光、光绪以及1947年等多次重修保存至今。但桃村报功祠是闾村建造用以祀奉黎梦周之妻烈女莫氏的祠庙，不属于族姓宗祠一类。

到了元朝，蒙古人成了统治者，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决不会对建祠祭祖的事情感兴趣，加上战乱频繁，即如苏氏的簪缨堂等较小规模的祭祖场所，也几乎全部毁于兵燹。之后又经历了600多年的沧桑，今天在顺德已难发现元朝那97年中留下来的祠堂建筑了。

明代早年，官方仍旧坚持“庶人无庙”，官僚士大夫都是依照朱

熹《家礼》的规定，把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建于正寝之左，而一般平民则按《明会典》的“祭祀通例”，只能在家中祭祖父母和父母两代，珠江三角洲普通百姓人家同样没有宗祠之设。洪武十七年（1384），祭祖的制度较前略有放宽，稍后，南方的一些大家族开始于居家之外独立建造与住宅有别的祠堂，成了真正的家庙。现存的顺德祠堂中，杏坛逢简的刘氏大宗祠就是在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刘氏定居逢简后的第五代人始建。

顺德建县以后，恰逢明朝政权对民间建造祠堂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从此，顺德祠堂文化从萌芽状态转向茁壮成长，迎来了明代中后期、清代中叶和清代晚期顺德祠堂的三个黄金时代。

了解一下上述的历史沿革，对一些热心人士动辄就说顺德的“某某宗祠建于宋朝”、“某某公祠已有1000多年历史”之类的说法，我们应该要客观地还原于史实。

（二）联宗立庙，出手不凡——明中后期掀起的顺德祠堂第一波

文物和文献资料显示，顺德兴建祠堂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15世纪中后期，即顺德设县的30多年之后。

明景泰三年（1452）顺德建县，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成化十一年（1475），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为理顺祠堂制度，上疏奏请“令一品至九品各立一庙”，这建议虽然未被正式立法确定，但已得到皇上的允许。经历了有明以来150多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建县以来20多年的发展，功名显赫和经济充裕的顺德各大望族便纷纷借势构建本族宗祠，并逐渐影响到那些富起来的百姓人家争相仿效，到嘉靖年间，顺德祠堂建筑已遍地开花。这种现象在江南各省也十分普遍。

明代中期，各地频繁发生农民起义。面对动荡的时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通过宗族的特性来思考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忠与孝同出一辙，要